

尤利西斯

YOULIXI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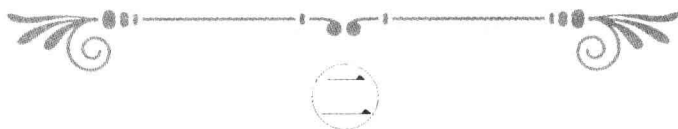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著 — 邓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尤利西斯

YOULIXISI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 著 — 邓 · 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利西斯/(爱尔兰)乔伊斯(Joyce,J.)著;一邓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389—5

I. ①尤… II. ①乔…②一…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889 号

尤利西斯

著 者 (爱尔兰)乔伊斯(Joyce,J.)

译 者 一 邓

责任编辑 王永民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62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89—5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第十章（续）

“啊！”他说，“见鬼！”

“可能是因为袋子上的灰尘。”杰·杰·奥莫洛伊彬彬有礼地说道。

“不，”内德·兰伯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晚上受……了凉……见鬼……前天夜里……风贼凉贼凉的……”

他把手帕握在手里，看样子像是又要打喷嚏了……

“我……今天早上……令人同情的小……他的名字叫……啊哧！……摩西的母亲啊！”

* * *

汤姆·罗赤福特身穿暗红色背心，一只手托着一摞圆盘，一只手扶着最顶端，顶在胸前。

“看，”他说，“打个比方说，这是第六个节目。往这里看。现在演出开始。”

他当着他们的面在左边的槽中塞入一个圆盘。圆盘在槽中一路滚了下去，晃了一会儿才停下来，向他们递了个眼神：六。

那个律师当年何等嚣张，何等地侃侃而谈。里奇·古尔丁从税务总局旁经过，手里拿着古尔丁-科利斯-沃德律师事务所的账目袋，向民事诉讼法庭走去。接着，就听到一阵沙沙声，一位身穿肥大丝裙的老妇人向高等法院海事法庭走去，进去后，她不安地笑了笑，露出一口假牙。

“看，”他说，“现在观看的是最后一个，节目就演到这里。冲撞，杠杆作用，懂了吗？”

他让他们看右边那越摞越高的圆盘。

“妙极了，”大鼻子弗林抽着鼻子说，“那么，晚到的人就能对正上演的和已演完的节目一目了然了。”

“懂不懂？”汤姆·罗赤福特说。



他自己把一个圆盘塞进槽口，看着它向下滑去，晃了一会儿，再递个眼神，不动了：四。正在上演的节目。

“现在我就到奥蒙德饭店去和他会面，”利内翰说，“听他怎么说。善有善报嘛。”

“去吧，”汤姆·罗赤福特说，“对他说，我等博伊兰等得快要急死啦。”

“再见，”麦科伊猛然说道，“当你们两个开始干的时候……”

大鼻子弗林翕动着鼻孔向那根杠杆俯下身去。

“这是怎么运转的呢，汤米？”他问道。

“呜啦，”利内翰说，“以后见。”

他跟着麦科伊走了出去，然后又从克兰普顿院子里的空地穿了过去。

“他是个英雄。”他简洁地说。

“我明白，”麦科伊说，“你的意思是排水沟吧。”

“排水沟？”利内翰说，“是阴沟的检修口。”

他们穿过丹·劳里游艺场，专门饰演浪荡女人的浪荡演员玛丽·肯德尔，正从海报上向他们投来暧昧的笑容。

他们来到锡卡莫街，沿着帝国游艺场旁的人行道走着，利内翰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原委讲给了麦科伊。有一个阴沟口就像该死的输气管道一样，卡住了一个可怜的家伙，那里面臭不可闻，把他熏得够戗。汤姆·罗赤福特毫不犹豫地拽着绳子下去了，连身上的背心和衣服也没有顾得上脱。不过，还真算有本事，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用绳子套住了，两个人都给拉了上来。

“壮举啊。”他说。

在海豚饭店门前，他们停下脚步给一辆直奔杰维斯街的急救车让路。

“走这条路，”他边说边向右走去，“我打算到莱纳姆那儿去瞧瞧‘权杖’的起价是多少。你那块带金链儿的怀表几点啦？”

麦科伊朝马库斯·特蒂乌斯·摩西那幽暗的办事处窥伺了一下，然后又瞧了几眼奥尼尔茶叶店的挂钟。

“三点多了，”他说，“谁骑‘权杖’？”

“奥马登，”利内翰说，“那是匹精神十足的小母马。”

在圣殿酒吧前等候的时候，麦科伊躲开一条香蕉皮，然后十分文雅地用脚尖把它轻轻推入人行道的排水沟里。晚上谁打这里经过，很容易被滑倒的。

行车道前的门敞开着，总督车队即将经过。

“一博一，”利内翰回来说，“班塔穆·莱昂斯也在那里，我碰见他了他。他准备压一匹别人指给他的不太招人喜欢的破马，但是它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



望。穿过去。”

他们顺着台阶向上走去。在商贾拱廊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一个书贩子的车上翻看着书籍。

“他在那里。”利内翰说。

“搞不明白他想买什么书。”麦科伊边说边回头张望了一下。

“《利奥波德或稗麦花儿开》，”利内翰说。

“他爱买旧书，”麦科伊说，“有一次，我和他到利菲街去，他从一个老人手中买下一本书，仅仅花了两个先令。仅从里面印着的精美图片看，也应该比那个价钱贵上一倍。星星、月亮什么的，还有长尾巴的彗星呢，大概是一部天文学方面的书籍。”

利内翰露出了笑容。

“我告诉你一个极有趣的故事吧，是关于彗星尾巴的，”他说，“站到太阳地里来。”

他们从马路上横穿过来，走到铁桥跟前，沿着河堤边的惠灵顿码头走去。

曼根的店铺原先是属于费伦巴克的，年轻人帕特里克·阿洛伊修斯·迪格纳穆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猪排，大约有一磅半重。

“在次格伦克里的感化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利内翰心情激动地说，“要明白，那可是一年一度的大宴会。得穿那种浆洗得笔挺的衬衫。当时的市长维尔·狄龙也参加了。查尔斯·卡梅伦爵士和丹·道森在音乐的伴奏中发表了演讲。巴特儿·达西还唱了一首歌曲，还有本杰明·多拉德……”

“我知道，”麦科伊插了嘴，“就在那个地方，我太太也曾经演唱过。”

“是吗？”利内翰说。

埃克尔斯街七号的窗户上再次出现了那块牌子，上面依然写着“出租无家具公寓”。

“等一下，让我来告诉你，”他说，“本人曾为卡姆登街上置办酒席的德拉亨特充当过后勤总管。当时在场的还有布卢姆夫妇。各种东西样样俱全：红葡萄酒、雪利酒、陈皮酒，我们也对得起那些酒，开怀畅饮了一番。先喝再吃，整块整块的冻肘子，还有煎饼果子……”

“我明白，”麦科伊说，“我太太当时也在……”

利内翰热情地拉住他的胳膊。

“等一下，听我对你讲，”他说，“我们热闹累了之后，半夜时又吃了一顿饭。我们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天空露出了亮白色。回家的路上翻过羽床山，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冬夜啊。马车的一侧坐着布卢



姆和克里斯·卡利南，另一侧坐着他太太和我。我们激动地高唱着歌曲，男声合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二重唱。瞧，黎明的霞光。她喝了很多酒。该死的马车每晃一次，她就朝我的身上撞一次。那种感觉爽极了！她那一对东西太有魅力了，愿主庇佑她。就如同这样。”

他的眉头拧成了一团，把弯曲的手掌伸到身体前方不远处，说：

“我时不时地往她的腿下掖着毛毯，不停地为她整理肩头的裘皮围巾。懂我的用意吗？”

他在空中勾画着圆润丰满的曲线。他紧闭着双眼，把身体蜷成一团，兴奋的唇间溢出甜甜的哨音。

“总之那家伙硬起来了，”他叹息了一声，说，“是的，她是个浪荡的母驴。布卢姆一边指着天空，一边向车把势和克里斯·卡利南讲解着星星和彗星：大熊座，武仙座，天龙座，还有其他很多星星。然而，我可以对天宣告，当时我已经沉醉于星空了。实际上，那些他全都认得出来。最后，她指着非常遥远、光芒非常微弱的一颗小星星问他：‘那颗星叫什么呢，波尔迪？’天哪，她可算把布卢姆给难住了。‘那一颗，是吗？’克里斯·卡利南说，‘确实，那真称得上是针孔了。’上帝啊，他说的倒是八九不离十呀。”

利内翰站住了脚，把身子靠在河岸上，差点儿笑得背过气去。

“我受不了了。”他呼哧呼哧地说着。

麦科伊那白皙的脸上不时浮现出笑意，然而随即就又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利内翰继续前行。他把他那状似游艇一样的帽子举起来，迅速在后脑勺上搔了几下。向身旁太阳地里的麦科伊瞥了一眼。

“他这个人真的很有修养，布卢姆确实如此，”他庄重地说道，“他可不是个一般人……要明白……布卢姆那个老家伙的身上有那么一种气质，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 * *

布卢姆先生随意浏览着《玛丽亚·蒙克的骇人秘闻》，接着又把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拿了起来。印得很粗劣，乱七八糟的。插图有：蜷缩在子宫内的胎儿，猩红猩红的，就如同屠宰场上的牲畜下水一般模样。目前，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全都想靠脑瓜向外挤。每时每地都会有婴儿降生。普里福伊太太。

他把那两本书放到一边，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本书：《犹太人区的故事》，作者是利奥波德·封·扎赫尔-马索赫。

“我读过这本书。”他一边说一边把它推到了一旁。



书摊老板把另外两本书撂在柜台上。

“这两本相当不错。”他说。

他那豁牙的嘴里飘出的葱蒜味隔着柜台传了过来。他俯下身去，捆起剩下的书籍，顶着敞着口的背心擦了擦，接着就抱起这些书向肮脏的帘帏后面走去。

许多人正站在奥康内尔桥上向舞蹈教师丹尼斯·杰·马金尼先生张望着。他举止很正派，身上的衣服却花花绿绿的。

布卢姆独自看着书名。詹姆斯·洛夫伯奇的《美丽的暴君们》。天知道它属于哪一类。有过吗？有吧。

他把书翻开来，果然如此。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脏兮兮的帘帏后面传了出来。听：那个男人。

不，对这类书她一向不太喜欢的。以前她有过这类书的。

他喃喃地念着另外一本书的名字：《偷情的快乐》。这本书比较适合她。让我瞧瞧。

他随手翻开一页，读道：

她为买漂亮的长礼服和饰有花边的裙裾已经花光了她丈夫给她的那些钱。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拉乌尔！

没错。就是这本书啦，瞧瞧。

她放肆孟浪地吻着他的嘴唇，与此同时，他的手伸进她的衣服里面，在她那曲线玲珑的身体上揉搓着。

没错。就是这本了。结局是：

“你迟了一步。”他用沙哑的嗓音说着，用将信将疑的眼神打量着她。

美妇把身上的外套扔到一边，展示着她那美丽的肩膀和耸立着的丰满胸脯。她十分平静地向他转过身去，微微的笑意漾在她那诱人的唇边。

布卢姆先生再次读了读：美妇……

他的内心激荡起一股热流，身体有些战栗了。他那裹在皱巴巴的衣服里面的肉体完全软化了。白眼球陶醉地向上翻着。他好像是在寻找猎物一样，把鼻孔凑上去嗅着。她的乳房上专门为他涂上的油膏现在已经融化了。汗液那葱蒜般的气味从她的夹肢窝下散发出来。黏液像鱼胶一样。碰一碰！压一压！陷下了！带有硫黄味的狮子的粪便！

年华啊！年华！

从大法院、高等法院、税务法庭和高级民事法院共用的大厦里走出一位老妇人。她刚刚旁听了波特顿的神经错乱案，这个案件的审理工作是在大法



官的主持下进行的；她也倾听了“凯恩斯夫人号”船主在海事法庭上对“莫纳号”三桅帆船船主的控诉，也对当事人的答辩进行了旁听；她也倾听了上诉法庭所作的关于暂缓审判哈维与海洋事故保险公司一案的决定。

书摊上响起一声含痰的咳嗽声，震得脏兮兮的帘帷都鼓了起来。在咳嗽声中，摊主走了出来。他从不梳头，脑袋看起来灰不溜秋的。脸也未曾刮过，涨得通红通红的。他毫无顾忌地清着喉咙，随口把几口黏痰吐到了地面上，接着，在自己吐出的痰上用鞋子划拉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去，用鞋底蹭了蹭。于是，他那光光的脑门就一览无遗了。

这些都被布卢姆先生看到了。

他有点儿想呕吐，但勉强忍住了。说：

“就是这一本，我要了。”

摊主抬起了视力模糊的眼睛，上面沾满了积下的眼屎。

“《偷情的快乐》，”他拍打着书，说道，“这本书不赖。”

* * *

狄龙拍卖行的伙计站在门旁，又把手铃摇了一次，并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这镜子已经用粉笔做过了标记。

迪丽·迪达勒斯站在人行道的边石上，听到里面传出拍卖商的吵嚷声和铃声。四先令九。迷人的窗帘。五先令。好惬意的帘子。新的可以卖到两基尼。五先令，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好，成交啦，五先令。

伙计把手铃举起，摇了起来：

“当啷！”

铃声最后一次被摇响时，半英里自行车赛开始了，参加比赛的选手们都向前冲刺着。J. A. 杰克逊、W. E. 怀利、A. 芒罗和 H. T. 加恩，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东摇西摆，娴熟地在学院图书馆旁的环道上疾驰着。

迪达勒斯先生转过威廉斯横街的拐角，手里捻着长长的八字胡。走到女儿身边的时候，他把脚步停了下来。

“正好。”她说。

“行行好吧，把身子站直，”迪达勒斯先生说，“你是不是在尽力模仿你那号子手舅舅，肩膀里缩着脑瓜壳？看你这副德行！”

迪丽把肩膀耸了耸。迪达勒斯先生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使劲朝后面扳着。

“站直喽，丫头，”他说，“否则，你的脊椎会变弯曲的。你知不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什么？”

突然，他把脑袋垂了下来，伸向前方，拱起肩膀，耷拉着下巴颏儿。

“别学了，爸，”迪丽说，“所有人都朝这里看呢。”

迪达勒斯先生重又把身子挺直了，用手把八字胡理了理。

“你是不是弄到了些钱？”迪丽问。

“我哪里能搞到钱呢？”迪达勒斯先生说，“在都柏林没人肯给我四便士。”

“你一定搞到了一些钱。”迪丽瞅着他的眼睛说。

“你是如何知道的呢？”迪达勒斯先生用舌头顶着腮帮子说。

对于自己弄到手的这笔订单，克南先生感到极其满意，他正昂首阔步走在詹姆斯大街上。

“我知道你搞到钱了，”迪丽说，“刚才在苏格兰酒家的那个人不是你吗？”

“不是我，”迪达勒斯先生笑着说，“你这么调皮，是不是那些小修女教你的？给你。”

他把一先令递给了她。

“这么一点儿怎么够。”他说。

“我想，你有五先令，”迪丽说，“再添一点儿吧。”

“等一会儿，”迪达勒斯先生吓唬她，“你与她们一模一样，不是吗？你那苦命的妈妈死后，你们就成了一帮小母狗，一点儿也不懂规矩。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把你们甩掉的。你们一定会后悔的，离开了我你们的日子就会变得很艰难。盲流！我会抛下你们的。即使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当一回事的。只会说：‘楼上那人死了。’”

他离开她，继续向前走去。迪丽赶忙追了上去，拽住他的衣服。

“喂，想做什么？”他说着停下脚步。

在他们的身后，伙计摇着铃。

“当啷！”

“吵吵嚷嚷的，真该死！”迪达勒斯先生把脑袋扭过来，朝他吆喝道。

伙计注意到他是冲着他来的，就把铃摇得慢了下来。

“梆！”

迪达勒斯先生怒气冲冲地瞧了瞧他。

“看那个家伙，”他说，“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不准许我们说话呢。”

“爸，你手里的钱比这要多。”迪丽说。

“我要戏弄你们一下，”迪达勒斯先生说，“我要像上帝抛弃犹太人那样把你们扔到一旁。看，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杰克·鲍尔借给我两先令，我刮脸花去了两便士，因为我要参加葬礼。”

他紧张地掏出一把铜币。

“从其他人那里能不能再借到些钱呢？”迪丽说。

迪达勒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点头应允了。

“我试试，”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来的时候走的是奥康内尔大街，顺着排水沟走过来的，现在我拐回去再试试。”

“你太有意思了。”迪丽说着，就咧开嘴笑了起来。

“喏，”迪达勒斯先生说，把两便士递给了她，“自己去买杯牛奶或小圆面包什么的。我很快就会到家。”

余下的硬币又被塞到了兜里，他重新朝前方走去。

在警察谄媚一样的行礼中，总督的车马队从门口驶了出去。

“我敢肯定，你还有一先令。”迪丽说。

伙计摇着铃。

在一片嘈杂声中，迪达勒斯先生离开了。他嘴巴向前撅着，嘴里嘟囔着：

“小修女！可爱的小东西们！哦，她们肯定不会帮忙的！哦，是的，她们确实不会！是莫妮卡小修女吧！”

克南先生打日晷台走向詹姆斯门，他刚从普尔布鲁克·罗伯逊那里揽到一笔订单，对此他非常满意，此时他正昂首阔步走在詹姆斯大街上，走过莎克尔顿的面粉公司营业处。彻底把他搞定了。

你怎么样，克里敏斯先生？不错，先生。我还担心您到平利科那一家公司去了呢。生意如何？马马虎虎吧。天气真不错。是呀。对乡间来说，就更好了。农民们总是一肚子的怨气。

把你那最好的杜松子酒给我来点，克里敏斯先生。一小杯吗，先生？没错，先生。

“斯洛克姆将军”号爆炸案真是恐怖。恐怖呀，恐怖！遇难者有上千个。惨不忍睹啊。女人与孩子被男人踩在脚下。这些男人简直连牲畜都不如。原因怎么说的来着？自动爆炸：很多情况都被揭露了出来。连一只救生艇都没有，所有的水龙带都裂开了。

我搞不懂的是，这样一条船，竟然得到了检验员的许可……喏，很有见地，克里敏斯先生。对内中曲直，你是否了解？贿赂呗。这是事实吗？那还有假！嘿，走着瞧吧。都说美国这个国家非常崇尚自由呢。我还以为只有咱们这儿最糟糕不过了呢。

我笑着向他望了过去。“美利坚合众国，”我静静地说道，“这又算得了什么？各个国家的垃圾都云集于此。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的确如他所述。



读职，我亲爱的先生。哦，理所当然了，哪里有金钱，哪里就有捞钱人。

我发现他正打量着我那镶着双排扣的大礼服。人靠衣装。考究的衣着比什么都管事。能把他们都吓趴下。

“喂，西蒙，”考利神甫说，“你好吗？”

“你好，鲍勃，老伙计。”迪达勒斯先生停了下来，答道。

理发匠彼得·肯尼迪的那面镜子倾斜地放置着，镜子前面站着克南先生，他打扮了一番。不用说，这件上衣的样式很新颖。道森街的斯科特。我付给了尼亚利半镑钱，真的很划算。就是做一件这样的衣服也不会低于三基尼。从头到脚没有不合身的地方。过去这种衣服多半穿在基尔代尔街俱乐部某位花花公子身上。昨天我在卡莱尔桥上碰到了爱尔兰银行经理约翰·穆利根，他狠狠地盯着我看，似乎觉得在哪里见过我。

啊哈！当着这些人的面，一定要穿得好一些。马路骑士。有身份的人。今天就到这里吧，克里敏斯先生，祝愿你我能再次碰面。俗语讲得好：相逢举杯不醉人嘛。

在北堤和约翰·罗杰森爵士码头上，船体拥挤、锚链交错；用传单纸折成的皱巴巴的小舟在渡船后面的荡漾水波中向西漂去，以利亚号驶了过来。

就要离开的时候，克南先生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脸色黑红，非常自然。胡须斑白。活脱脱一个归家的印度士官。他甩开膀子，迈开戴着鞋罩的脚，气宇轩昂地移动着五短的身材。路那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内德·兰伯特的弟弟萨姆呢？什么？没错。挺像的。不，那是太阳地里的汽车风挡玻璃。经太阳一照，简直与他一模一样。

啊哈！酒精刺激着他的五脏六腑，连他的呼吸也变得热辣辣的。那杯杜松子酒真不赖。他拖着肥硕的身体大腹便便地走着，随着他的步伐，燕尾礼服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就是在前面那个地方，埃米特被执行了绞刑，他的内脏被掏空后，肢体也被解剖。绳子黑糊糊的，有点儿油腻。几条狗正在舔食血迹的时候，坐着双轮马车的总督夫人恰好打这里路过。

让我瞧瞧。他是葬在圣迈肯教堂的吗？不是，葛拉斯涅文倒是在午夜埋过一次。尸体从墙上的一道暗门里弄了进去。迪格纳穆现在就在那里。好像吹口气就能飘走似的。啊唷，不如在这儿转个弯。绕点儿路吧。

克南先生掉转方向，从古尼斯啤酒公司接待室的拐角，顺着华特灵大道的斜坡走去。一辆观光车正停在都柏林制酒公司的栈房外面，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车夫，缰绳系在车轱辘上。这样子多危险啊！这个不拿人命当回事的

家伙肯定是从蒂珀雷里来的傻瓜。一旦马挣脱了缰绳该怎么办呢？

拿着卷册的丹尼斯·布林已经在约翰·亨利·门顿的事务所等了将近一个钟头。他实在等不下去了，就与妻子一道从奥康内尔桥上走过来，直奔考立斯-沃德法律事务所。

克南先生来到了岛街。

麻烦事一桩接着一桩。一定要把乔纳·巴林顿爵士回忆录从内德·兰伯特那里借过来。回首往事，回忆录使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变得井然有序起来。仅就在达利俱乐部赌博一事而言，当时还不兴玩牌时作弊。这些家伙中的一个的手被匕首钉在了桌子上。就是在这附近，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把塞尔少校甩掉后逃走了。莫伊拉宅子后面的马厩。

杜松子酒真不赖。

那是个风流倜傥的阔少爷。自然是世家出身喽。戴着紫色手套的假冒乡绅把那个恶棍给出卖了。显然他们站在错误的一边。他们在邪恶横行的时候大无畏地站了出来。英格拉姆作的那首诗很不错。他们都是些正派人。本·多拉德把那首歌谣演绎得无比感人。那表演简直无懈可击。

在那场罗斯围歼战役里，我父亲壮烈牺牲。

从彭布罗克码头上一列队伍安闲自在地走了过去，马上坐着的侍卫一路颠簸着簇拥在车辆的周围。制服，遮阳伞。

克南先生焦急地前行着，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

总督先生！不好了！正好错过。见鬼！真可惜！

宝石工匠的手指正在检验一条年久变黑的链子，斯蒂芬·迪达勒斯隔着罩着铁丝网的窗户注视着他。窗户和陈列盘上厚厚地积了一层尘土。那只劳碌不停的手指上的指甲酷似鹰爪，也因为尘土的缘故而变得有点儿发黑了。积尘厚厚地落在那一盘盘黑黑的青铜丝和银丝上，落在菱形的朱砂上，落在红玉上，也落在那些鳞片状的绛色宝石上。

所有这些均产于黑暗中蠕动着蚯蚓的泥土，火里的冰冷颗粒呀，不祥之物，它们在暗地里闪闪发光。这是堕落的天使丢落额上星星的地方。沾满了泥浆的猪鼻子啊，手啊，不停地又拱又刨，直到握住并占有它们为止。

在橡胶与大蒜同时燃烧的土地上，在晦暗的环境中，她跳起曼妙的舞蹈。一个留着赤褐色胡须的水手边把酒杯里的甘蔗酒送到唇边，边向她望着。航海生涯既漫长又无聊，这使他的淫欲非常旺盛。她疯狂地跳啊蹦啊，她的腰

肢如同母猪般肥胖，丰满的臀部扭动着。肥大的肚皮上一个卵状红宝石来回晃动着。

拿着脏兮兮的破鹿皮抹布，老拉塞尔在宝石上擦拭着，让它发出应有的光泽，把它转个个儿，举起来，放到他那摩西式的长胡子跟前，仔细端详着。猿爷爷心满意足地欣赏着盗来的珍品。

那你这个爬出墓地的老家伙呢？狡辩者的狂妄之语：安提西尼。毫无价值的理论。灿烂且不朽的小麦，永无止境。

在咸咸的海风中，两个老妇人穿过爱尔兰区顺着伦敦路艰难地跋涉着。一个手里拿着一把沾满沙粒的又烂又破的雨伞，一个手里提一个手提包，这个包是产婆专用的，里面有十一只包着金箔的海扇壳。

发电机的隆隆声响和皮带旋转发出的声响从电力站里传了出来，斯蒂芬在这些声响里拼命赶路。不存在的事物。停下！无处不在的喧嚣。你的心灵正在歌唱。夹在它们中间的是我。什么地方？在两个回旋轰鸣的世界当中。我把它们砸个稀巴烂，一个接一个。把我打得晕过去吧。谁要是有力的话，就把我也砸个稀巴烂吧。老鸨和屠户。稍等片刻！向周围瞧一瞧。

是的，非常正确。很大，棒极了，很守时。先生，你说得对。一个周日的清晨。的确。

在贝德福德横街上，斯蒂芬手拿手杖，一边走一边在自己的肩胛骨上敲打着。他的目光被克罗希赛书店橱窗里的一幅版画吸引住了，那幅画是一八六〇年创作的，现在已经褪了色。画上画的是正在进行拳击比赛的希南和塞耶斯。支持者们站在拳击场周围，眼睛瞪得溜圆。穿着紧梆梆的小裤衩的两个拳击高手，轻轻地把拳头向对方伸了伸。可是他们的心脏，一颗勇士的心脏，正在嘣嘣狂跳着。

他把身子转了过去，站在了那有点儿倾斜的书车前面。

“每本两便士，”摊主说，“四本六便士。”

全都破破烂烂的。《爱尔兰养蜂人》、《阿尔斯教士传记及奇迹》、《基拉尼导游手册》。

说不定还会在这儿找到我在学校时获得的奖品，当时我把它当典当品当掉了。年级奖：奖给优秀学生斯蒂芬·迪达勒斯。

康米神甫已经把九时课诵读完了，他一面喃喃地诵着晚课，一面从唐尼卡尼小村里穿了过去。

或许，这封皮过于精美了。这是本啥书？《摩西经》的第八、第九卷。国王大卫的图章。在书的扉页上还沾着指头印儿，肯定被翻看了无数遍。谁比



我先到的？如何才能使皴裂的手变得柔软。制作白葡萄酒醋的秘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获取女人的芳心。这对我正适合。把手掌合到一起，连续三次念诵以下的咒语：

真主庇佑的女子天堂！请把爱神之箭只射向我一人吧！

圣洁的！阿门！

写这些东西的为何人？最圣洁的修道院院长彼得·萨兰卡的符咒和祈祷公诸所有善男信女。比其他任何一位修道院院长的咒语都要有力量，就如同喃喃自语的约阿基姆一样。下来吧，秃驴，否则我把你的毛揪得一根不剩。

“斯蒂芬，你在干吗？”

迪丽那高耸的肩膀和破烂不堪的衣着。

把书合上，快一点儿，不要被她看见了。

“你要干吗？”斯蒂芬说。

那是一张无以匹敌的查理般的斯图尔特脸庞，长发柔顺地垂落肩头。当她蹲下去拿破靴子塞到火里当燃料的时候，脸蛋在火光的映照下变得红通通的。我把那些发生在巴黎的事情讲给她听。她喜欢把几件旧大衣当被子盖着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睡大觉，手指在一只金色的黄铜手镯上摩挲着，那是丹·凯利送给她的纪念品。受到上帝祝福的女人哟。

“那是什么东西？”斯蒂芬问。

“我从另一辆车上买来的，用了一便士。”迪丽紧张不安地笑了笑，说，“好看吗？”

有人说，她的眼睛与我一模一样。其他人是不是这样看我的呢？敏锐，志向高远，有胆识，灵魂的影像。

他把那本没有封皮的书籍从她的手中拿了过来。夏登纳尔的《法语初级读本》。

“你买它做什么？”他问，“是不是打算学习法语呢？”

她把头点了一点，脸上飞出一片红云，紧紧地抿住了嘴唇。

不要大惊小怪。很正常。

“拿去吧，”斯蒂芬说，“行了。注意点儿，不要让玛吉把它当掉了。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书了。”

“有一些，”迪丽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她快淹死了。灵魂的愧疚。拯救她吧。灵魂的愧疚。什么事都不顺心。她会让我与她一道连头发带眼睛都淹在水中的。头发就像又长又软的海藻一样，缠裹着我。我的心脏，我的灵魂。辛辣而又新鲜的死亡。

我们。

灵魂的愧疚。灵魂受到谴责。

不幸啊！不幸！

* * *

“喂，西蒙，”考利神甫说，“一向可好？”

“你好，鲍勃，老伙计。”迪达勒斯先生停下脚步，回答说。

他们相互嘘寒问暖，身旁是一家古董店，由雷迪父女经营着。考利神甫用弯曲着的手指头理着颌下的须髯。

“有没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呢？”迪达勒斯先生问。

“还没有，”考利神甫说，“我遇到麻烦了。西蒙，我家附近有两个人在不停地转悠，想方设法想从门口进去。”

“太有意思了，”迪达勒斯先生说，“谁指使的？”

“哦，”考利神甫说，“一个放高利贷的熟人。”

“驼子吗？”迪达勒斯先生问。

“就是他，”考利神甫回答说，“他是那个民族中的吕便。我正在等本·多拉德。让他给大高个儿约翰交代一声，好让那两个人走开。我只要求宽限一段时间。”

他茫然地向码头张望着，在他的脖子上，凸起一个苹果般硕大的喉结。

“我知道，”迪达勒斯先生把头点了点，说，“可怜的老罗圈腿本！他平日里总是乐于助人的。紧紧抓住他吧！”

他把眼镜戴上，迅速地向铁桥看了看。

“他在那里，”他说，“就是那个酒囊饭袋。”

本·多拉德迈着大步从铁桥上面走过来了，他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蓝色长礼服，头上戴着大礼帽，腿上的裤子肥大宽松。他缓缓地向他们走了过来，手却在身后一个劲儿地抓着。

他走近后，迪达勒斯先生跟他打招呼：

“把这个穿不像样裤子的家伙抓起来。”

“马上就抓。”本·多拉德说。

迪达勒斯先生冷冷地打量着本·多拉德，接着把身子向考利神甫转了过去，轻蔑地嘀咕道：

“蛮不错的夏装呀！是吧？”

“怎么了，你会受到上帝诅咒的。”本·多拉德怒不可遏地吼道：

“你见到过的衣服还没有我穿剩下的多呢。”



他站在旁边瞧了瞧他们，然后又瞧了瞧自己那身宽大的衣服。迪达勒斯先生在衣服上轻轻地掸着，说道：

“不管怎么样，本，只有强壮的男子才穿这种衣服的。”

“见鬼去吧，做衣服的犹太佬！”本·多拉德说，“还好，我还没有付账呢。”

“本杰明，你的最低音发得如何了？”考利神甫问。

戴着眼镜的卡什尔·傅伊尔·奥康内尔·菲茨莫里斯·蒂斯代尔·法雷尔嘟嘟囔囔地从基尔代尔街俱乐部前面大步走过。

本·多拉德把眉头皱得紧紧的，猛地像歌唱家那样把嘴撅了起来，接着一个深沉的音符蹦了出来。

“哦！”他说。

“就是这种风格。”迪达勒斯先生说，对他发出的喻响表示欣赏。

“如何？”本·多拉德说，“还成吧？是吧？”

他把身子向两个人转过来。

“还行吧。”考利神甫说着，也把头点了点。

从圣玛利修道院那古老的教堂里走出一位神职人员，他就是休·C. 洛夫神甫。他的身边簇拥着些漂亮的人，他们都来自杰拉拉丁家族。他们从詹姆斯与查理·肯尼迪合成酒厂的旁边经过，再穿过围栏渡口，向索尔塞尔走去。

本·多拉德拖着沉甸甸的身子来到那排商店，斜依店门，手指灵活地在空中比画着，边做讲解边前行。

“来，咱们一块儿到副行政长官的办公室走一趟，”他说，“我想让你们瞧一瞧新上任的法警罗克，他可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呀。你们一定会大开眼界的。他是罗本古拉和林奇豪恩两个家族的混血儿。你们听着，他值得咱们一瞧。都过来吧。刚刚在博德加的时候，我偶然与约翰·亨利·门顿打了个照面。或许我会栽个大跟头，除非我……等一等。咱们的方向没错，鲍勃，你尽可放宽心。”

“对他说一声，就说再等几天。”考利神甫不安地说。

本·多拉德想要听得明白些，就停住了脚步，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那张高分贝的嘴巴也张得圆圆的，又伸出手去把糊在眼睛上的一层厚厚的眼屎扯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外套上一颗仅有一线相连的纽扣快要掉了，光闪闪的背面晃动着。

“几天？”他大叫着，“你的东西不是已经被房东当做房租扣押了吗？”

“是呀。”考利神甫说。